

# 小严医生G和小严医生A

孙建平（英国）



家里有两位医龄不到两年的小严医生G和A，这对双胞胎姐妹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医学专业，现在分别供职于NHS（国民医疗保健署，相当于中国的国家卫健委）旗下的两家不同医院。随着英国的疫情愈发严峻，她俩身为抗疫第一线的医生，每天除了接诊正常的病人，也不可避免地面对越来越多的新冠肺炎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

两个小严医生(以下简称小G和小A)是在伦敦成长的华人，她们成长在深受东方文化浸润的中国家庭，受到的是地道的西方教育，所以很多时候我能深深感受到我和她们之间不光有代沟，还有文化差异。冲锋在抗疫一线，两个小严医生的健康安全让我这个妈妈忧心忡忡。英国疫情爆发不足一个月，却日趋严重。作为医生，她们自觉遵守政府禁令，坚守岗位，甚至周末及休假都不能正常回家，我只能跟她们保持电话联系。

小A值班的第二天晚上，她在通话时说，妈妈，你好吗？是不是一直在为我们担惊受怕？别紧张，我们没事，有事也不会怕。前几天，小A的医院正忙于把住院病人安排出院，全院都在为疫情继续爆发做准备，要最大限度地腾出床位。我追问她，现在上班戴不戴口罩？她说她在急诊室当班，医生护士都没有戴口罩，院方也不希望他们戴，说是没必要让病人产生恐惧感。我在电话里叫喊起来：现在情况不同了，疫情爆发，你们都被感染了，谁来看病救人呢？小A说，妈妈，现在潜在的患者已不计其数，无处不在了。医院里过去没配那么多口罩护目镜防护服，现在一下子也无法让所有医生护士配备。既然被感染的风险不可避免，你也别为我担心，我已做好了被传染的准备，一旦我出现症状了，我年轻，有抵抗力，可以挺过去的。这让我更急了，我说：你如果被感染，不也有传染人的风险？小A说，所以我们现在就不回家了，避免和爸妈近距离接触，也等于给你们降低感染风险。她说，她现在并不担心她自己，她有点担心比她大10分钟的姐姐小G，姐姐在呼吸科工作，每天都在与有潜在传染风险的病人打交道。

小G是我家的另一位小严医生，我每天担惊受怕的另一半自然就是她。我每次与小G通话，她的回答基本和小A是一个套路。英国确诊病例急速攀升，总数直逼70万人大关。这让我非常焦虑。小G前几天建议我，在家时间多了，可去邻居家问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他们的。她提醒得对，我们家的左邻右舍，大都是政府要求留守家中不要出门的七八十岁的老人，我是应该去关心问候，并为他们做点什么。直接敲门不方便，我就分别给邻居写明信片，塞进他们的信箱里，告诉他们，我暂不再像过去那样奔波通勤了，有事请打电话给

我，我会上门帮助。邻居纷纷打来电话，感谢我的关心。小G说，非常时期老人家闭门不出，就要多多关心他们，不要让他们感觉到被社会遗忘。邻里间照顾好了，社区守望相助，有利于大家相安无事，身体健康。去医院的人少了，医院的压力也会减少。一场疫情，让女儿长大了，总是先为别人着想。我追问小G，今天上班戴不戴口罩？穿防护服吗？她说今天没有接触疑似患者，不用穿。防护服必须留给需要的同事使用。医院里毕竟没那么多防护服。至于戴口罩，她说自己已经注意了。小G说，按NHS的培训计划，这周她本来应该结束呼吸科工作，换防去别的部门。医学系毕业后必须接受全科培训两年，她应该每4个月换一个部门。因为疫情蔓延，每个培训中的小医生都必须继续各自的工作。

两个女儿都劝我不要担心她们会被感染，说她们的同事也都知道自己所处的境遇，他们不能逃避工作。她俩都觉得应该坦然面对。

我再次与小G严医生电话交流时，已是三天后，这也是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宣布禁令的当天晚上。我对女儿说，我今天去邮局给你们寄口罩，远在中国的亲朋好友得知英国疫情严峻、防御物资告急，纷纷给我们寄来了口罩和护目镜。我把已收到的口罩给女儿分别寄去。我告诉她们，今天我戴口罩上街了，你们收到口罩后上班一定要戴上。你们都很惊讶，哇，妈妈你真戴口罩了。

对我来说，出门戴口罩是需要极大勇气的。英国没有戴口罩的文化，没戴口罩会引起误会。英国确诊病例攀升，前后也就两三星期的事，我这才意识到应备些口罩以防万一，但这时英国市面上本来就不多的库存早已售空。我从做中国的朋友那里和家口药房搜罗到100个口罩，将这些物品给在英国的中国朋友送去一部分。

在英国首相颁布封城禁令前，我去邮局寄快件，果敢戴口罩上街，我希望用行动来唤醒人们，不要对病毒抱有幻想，应该学会自我保护。邮局

里大家很自觉地按照通告以2米为距排队，就是没见到戴口罩的。我终于见到一位戴口罩，是个印裔女子。工作人员已经戴手套工作了，说明人们的变化还是渐进有序的。

我告诉女儿，当天我所做的第二件事是：我给NHS打电话了。我在电话里说非常了解NHS现在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也希望医院里有更多的医用防护物资，让医生护士得到相应的安全保护。中国政府派到武汉的4.2万名医护人员，全部零感染，这很值得我们学习。接电话的是NHS负责为属下各医院的物资需求调配供应货物的官员，她说，放心吧，物资供应已在运输途中，本周末之前会送达医院，我们也会做好防护。我这才稍为宽心。

疫情进展迅猛，小G说呼吸科的医护人员开始戴口罩了，医院也调配了更多医龄3-8年的中级医生来支援呼吸科的工作，让她们这些年轻医生从心理上减压了不少。她今天给大部分经检测后为阴性的疑似病人都办了出院手续。

小A说，在她工作的医院所属的行政区里，已经有300多名医护人员因本人出现症状或与其相处的人出现症状，都处于隔离7-14天的状态中。英国政府除了要召回已经退休的医生护士，也全力安排医学院校将于今年8月毕业的应届生立即入院工作。所有的教授、讲师都要走出课堂奔向抗疫战场。小A觉得压力更大了，这些毕业生入院工作后，首先跟着她这个级别的医生工作，等于让她额外带兵。在工作忙碌不堪之际，她得多长一只眼睛留意新医生的工作，不能出一丁点差池。小A认为，NHS已进入战争状态，太需要人手了，这些应届生只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他们都将在战争中成长。

我告诉姐妹俩，中国的很多阿姨和叔叔、很多熟悉和不熟悉的朋友们都在热切地关注她们，他们花很多钱给她们购置N95口罩、防护服、中药等，费尽周折地通过快递发送过来。两个小严医生会说简单的中文、

会读简单的汉字，她们看到这些寄来的防疫物资上写满鼓励的话，非常感动。英国本地也有不少朋友特别是侨胞朋友在想尽办法为她们募捐口罩，她们获知后都十分感谢，她们说，战斗在抗疫一线，知道自己不是孤立无援的。小A说，社会对NHS的支持确实挺感人的，自超市刮起抢购风后，她曾担心自己下班后买不到东西，后来MORRISON超市专门出台温馨政策，规定每天早上7点-8点专门为NHS员工开放，你只要出示NHS的工作卡号，就可优先进超市购物。她今天一早7点多赶到超市，正准备进去购物，可是看到很多上年纪的老人已在超市排起长龙等候，她不忍心让老人为自己让路，更希望这些老人能如愿买到东西，便转身离开了超市。她平时下班晚，超市基本卖空，日常用品的购买对她们来说是一大难题，但是我相信在困难中成长起来的小严医生，会有自己的办法。

刚刚过去的周末，小A值夜班，她的工作就是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抗疫要求，设法减少和延期非急性手术。小A说，这在急诊室里操作起来很难。昨晚她就接诊了一例急性阑尾炎患者，若在过去，她会安排手术时间切除阑尾。现在为了保证病人不感染新冠肺炎，医院已不收治这类急诊手术。她只能按院方的最新规定对病人实行保守疗法，然后让病人回家。为此小A心里也不安，这么做实在是没办法的办法。

这周末小G正常休息。一周下来，她有很多紧张情绪和压力，需要向妈妈倾诉。她所在的呼吸科已被划分为新冠科和呼吸科，她被安排在新冠科工作。也就是说她所面对的病人都不是新冠确诊患者。随着疫情的发展，医院里开始给医生护士配备口罩了。我忙问：那护目镜、防护服、手套都戴上穿了吗？小G回答，都有一点儿，但目前仍做不到人人都有。新冠科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只有在问诊重症新冠患者时，才能全副武装；对一般的新冠患者，戴上口罩就算防护配置了。同时医院现在也开始允许医生上班时都改穿外科手术医生的手术套装。

小G每天早上的首要工作，就是随主治主管医生巡视新冠病患，逐一问诊。只有在新冠患者咳嗽时，医生才可以戴上护目镜。小G说各医院实际得到的配备物资还是很有限，因为必须首先照顾到一些情况很糟糕、需要量更大的医院。

每次挂上电话，我都能深切感受到，两个小严医生在成长，在进步。她们同我，也同这里的很多华侨华人一样，从关注中国举全国之力战胜疫情，到挺身而出战斗在英国抗疫第一线，我们都拥有一个共同感受，这场在世界五大洲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印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我们只有团结协作、并肩作战，才能战胜这个巨大而危险的人类敌人。



## 弥漫在病房里的爱

王培静

刚过春节没几天，一所医院里，同事阿芳把一大包东西放在小窗口，示意刘慧，你要的东西买回来了。

刘慧向阿芳笑笑，点头表示感谢。等阿芳走远，她小心翼翼地打开小窗，把东西提进来，马上关上，细心地检查了一遍，嘴里温柔地喊道：伊伊，看看阿姨这儿有什么？

伊伊只顾在床上躺着，没有搭话。刘慧笑着说：伊伊，你在想什么？我知道，你是不是想妈妈了？

伊伊动了动，翻了个身说：你怎么猜到的，你脑子里是有电脑芯片吗？

为什么要有电脑芯片呀？

因为妈妈说，机器人最聪明，它们脑子里都有电脑芯片。

说着话，刘慧走到病床前：伊伊，你看阿姨给你带来什么？说着把袋里的东西一一掏了出来：机器人玩具，画本、画笔，还有动物图案饼干，小蛋糕……

伊伊一下子坐了起来，兴奋地说：哇，这么多好东西，都是我喜欢的。

刘阿姨，你真好！  
到时候，你给阿姨画画好不好？  
哎呀！在学习班，我画的画，还获过好几次奖哪！老师经常表扬我。

听说你还会跳舞，到时教我跳舞好不好？

可以呀！只要你愿学。

你还会什么呀？

背诗歌，唱歌，弹琴，还有，还有……反正我还会好多哪！

伊伊真聪明，你说的这些，好多我都不会呢。

那以后，我慢慢教你吧。

她咳嗽、发烧，一检查，确定她得了新冠肺炎，必须住院。刚进病房时，伊伊在里边哭，她妈妈在外边哭。哭得医生和刘慧都鼻子酸酸的。

当时医生告诉她：你肚子里有两个小虫子，现在你必须住院住几天，等它们出来了，你就可以跟妈妈回家了。

哭累了，伊伊开始讲条件，警告刘慧：我告诉你，你不把我放出去，到时我爸爸会把你抓起来的，到时你

可别后悔。

你爸爸是警察？

是呀，我爸爸是警察，可厉害了，他抓过好多人。

你爸爸抓坏人，可阿姨又不是坏人！

你不是坏人，可是，你在这看着我，不让我回家，我可是他女儿啊！

刘慧的丈夫是另一家医院的主治医生，这次上了武汉一线火神山医院。他们的女儿刚满4岁，和伊伊差不多大，因为工作性质，她十多天没回家了，女儿放在了母亲家。有时她打开视频，让两个小女孩聊天，她们聊得很开心。女儿发语音抱怨：你光在医院陪那个小妹妹，你为什么不回来陪陪我呀！

小妹妹有病，她妈妈不能陪，等小妹妹出院了，妈妈就回去陪你好不好？

不好！你让她妈去陪她，你回来陪我好不好！爸爸去武汉救人了回不来，你又没去，你为什么找借口不回来陪我，把我扔到姥姥家，你们是不是不要我了？女儿撒娇说。

妈妈是护士，在医院坚守工作岗位，是在救人，更是尽自己的职责呀！妈妈看到手机屏幕上女儿乞求的眼神，她的眼睛湿润了。

一个星期后，隔离病房里，3岁的伊伊拉着护士刘慧的手，看着她防护镜内的眼睛说：阿姨，我能喊你一声妈妈吗？

为什么喊我妈妈呀？

因为你对我好，我喜欢你啊！

那让你妈妈知道了，她吃醋了怎么办？

伊伊降低了声调，神秘地说：阿姨，这是咱俩的秘密，我不告诉她，你也不要告诉她，好不好？

那你得听阿姨的话，按时吃药、打针，好好治疗，早日回到妈妈身边去行不？

伊伊使劲点着头说：行！

停顿了一会，她甜甜地小声喊道：妈！

哎！刘慧先是一怔，一边答应一边赶紧把伊伊搂在了怀里，任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上午9点59分，杭州。起身肃立，等待警笛声响起。

低头，泪滴了下来。

默哀毕，我想起大学同学老钱，此刻，他一定是面朝南方的。他哀悼的，除了烈士和逝者，还有正月里去世他至今无法回去看最后一眼的老父亲。

老钱是绍兴人，年前刚从湖州调到邢台任市领导就遭遇了疫情。每个发生疫情后隔离的村庄和小区，他都第一时间跑过去看一看，他说，老百姓看到我在，会安心点。正月里疫情最凶险时，他的老父亲去世了，他回不去，后来疫情好转，他还是回不去，复工复市复建复公交，人流加大，境外输入，更忙碌了。

多年来，他每天忙里偷闲练一张书法发到班级群里请大家监督他练字。这几天，他一幅一幅地写《兰亭序》。

我说，老钱想家了。

老钱说，被你看出来了。父母都走了，再没有老家了。

我问他清明能否回家祭奠父亲，他说不能，看来要到年底了。

老钱写《兰亭序》，远在美国西雅图的姐姐在朋友圈发童声合唱《静夜思》。本打算一家三口在西雅图过完春节，他就回北航给学生上课，可是回不了，只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此刻，是西雅图的傍晚时分，他们应该在吃晚饭。在国内疫情严重居家隔离时，姐姐视频或微信我，和家人们一起担心我。而今，轮到他们担心他们，还有我弟弟正在美国读大学的女儿。一家子11个人4个在美国，另外还有英国的表妹一家，美国的表弟一家，让人忧心。有一天好友海燕异常兴奋地打电话来，说她女儿在澳大利亚加油站终于买到卫生纸了，让人心酸。

外甥女彤彤在朋友圈发了一张黑白图片，风雨中一朵白玉兰。化学药理学博士毕业的彤彤如今是美国肿瘤行业医药工作者，关于医药全球化，我们讨论了难以实现的根源，政治的，医学的，文化的，等等。她觉得，怕是没有谁能提供正确答案。此刻能做的，只有不让自己和家人生病去增加医疗系统的压力，给身边的人提供科学的真相。

三月起，他们也居家办公了，囤了好些吃的。姐夫所在的飞机发动机公司CEO到白宫参加新闻发布会后，领回了制造面罩的任务。姐夫和彤彤憋得气闷，带着姐姐做的馒头去爬雪山、看樱花，坐在空无一人的雪地里啃冷馒头。我们约好，等她回来，带她到处转转。

外地工作的丈夫回来过一次，随着输入性感染病例增多，他们航空公司骤然紧张起来，周末都不让回家了。

从正月初五到清明前的这两个月，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两点一线的生活。常去楼下走走，梅花谢了，结香开了，桃花开了，玉兰开了，又谢了，青草都冒出来了。有一次，我一拉开窗帘，看到小区花园里竟然同时出现了四五个人，又惊喜，是两个月来最多的一次。

《庚子年立春》发表后，意外收获了很多温暖。好友英一打电话就哭了，说没想到我一个人这么可怜。几位邻居问我想吃什么给做好送过来。几位文友严肃认真教我如何处理视频直播前半夜。高中同学群里集体给我传授家乡特色厨艺……其实，除了把手手机扔洗衣机里洗坏了，烧排骨差点把锅烧穿了，没犯啥大错，还学会了几个菜，也正常上班了。

加入了小区的两个买菜群，店家会把菜送到家门口，还有盆栽的活体菜，邻居们在群里分享美食和做法，其中清蒸生蚝很诱人，我和家人说等你们回来，我



## 庚子年清明

苏沧桑

做给你们吃。

女儿在上海居家办公，室友彩云心灵手巧，两人常一起做好吃的，还做甜点，和我分享菠萝蘸酱油又奇怪又好吃的味道，我放心很多。女儿说，一旦公司取消外地回来必须隔离的规定，我马上回来看你。

每天和父母通电话，母亲第一句话仍是晚饭吃的什么。老家的邻居秀茶姐打电话跟我说话，她去看过二老了，给他们买了菜，让我放心，不管二老需要什么，她开车去买方便的，我又放心很多。母亲给我和弟弟做了开花馒头和麦饭，炒了馅，还做了八宝饭，一起快递过来，蒸锅里一蒸，满屋都是童年的味道。

常去阳台放风，往日忽略不计的花草得到了有史以来最殷勤的光顾。想起曾几次请教过种花和写《狼图腾》一样严谨的姜戎先生栽种昙花的秘笈，他们家的昙花，每年开4次，一次十几朵。试了试扦插法，又试了试淘米水沤肥法，和花草对视久了，心会静下来。

两个月里，我写了个3万字的散文《冬酿》，仿佛酿了一坛五味杂陈的酒。结尾处，我写到西湖边一棵柳树下，一位身材硕大的大妈骑坐在一张散着几盒吃食的石凳上，口罩褪到了下巴，抓着一瓶黄酒，仰脖痛饮着。我也想像她那样。

一些焦虑的夜晚，我单曲循环周深翻唱毛不易的《无问》。在他天籁般干净的声线里，有时能慢慢入睡，有时不能。

很多人在说，疫情过后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我想和家人一起去西溪坐摇橹船，吃火锅。

我想回老家看看父母。我从未如此强烈地想念他们。

此时，庚子年清明中午12时，锅里炖着我第一次学做的红烧猪蹄。三口之家自正月初五分别两个月后终于又团聚了。我在灶台上忙碌时，和以往不同，一听说我要做菜便冷嘲热讽嗤之以鼻扬言要去吃食堂的丈夫走过来，从后面抱了抱我。

阳台上，两个月里与我时时对视的花草冒出了一颗颗新芽，昙花的芽，碗莲的芽，幸福树的芽，石斛的芽……我想起清明起初的含义，《历书》上说“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丁，为清明，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盖时当气清景明，万物皆显，因此得名。”

愿天地清明，万物皆安。